

四书集注

朱熹註

四書集註論語

中華書局印行

論語序說

史記世家曰。孔子名丘。字仲尼。其先宋人。父叔梁紇。母顏氏。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。十一月庚子生。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。爲兒嬉戲。常陳俎豆。設禮容。及長。爲委吏。料量平。委吏。本作季氏史。索隱云。一與孟子合。今從之。爲司職吏。畜蕃息。見周禮牛人。讀爲犧。義與犧同。蓋養犧牲之所。此官卽孟子所謂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。孔子年三十五。而昭公適周。問禮於老子。既反。而弟子益進。昭公二十六年壬辰。孔子年四十三。而季氏強僭。奔齊。魯昭公欲封以尼谿之田。晏嬰不可。公惑之。有掌孟子。老之語。孔子遂行。反乎魯。定公元年壬辰。孔子年四十三。而季氏強僭。其臣陽虎作亂專政。故孔子不仕。而退脩詩書禮樂。弟子彌衆。九年庚子。孔子年五十。季氏召孔子。欲往。而卒不行。有答子路。東周語。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。一年。四方則之。遂爲司空。又爲大司寇。十年辛丑。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。齊人歸魯侵地。十二年癸卯。使仲由爲季氏宰。墮三都。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墮。成圍之不克。十四年乙巳。孔子年五十六。攝行相事。誅少正卯。與聞國政。三月。魯國大治。齊人歸女。

樂以沮之。季桓子受之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。孔子行。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上一事。適衛。主於子路。

妻兄顏濁鄒家。

孟子告顏驛田

適陳。過匡。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。有顏濁後及反王既沒之語。既解。還衛。主

蘧伯玉家。見南子。

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

去。適宋。司馬桓魋欲殺之。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

及又去。適陳。主

司城貞子家。居三歲而反于衛。

靈公不能用。有三年有成之語。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

孔子。孔子欲往。亦不果。

有答子路婆白語及荷蕡過門事

將西見趙簡子。至河而反。又主蘧伯玉家。靈公

問陳。不對而行。復如陳。

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

季桓子卒。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。其臣止之。康子

乃召冉求。

史記以論語歸此歎爲在此時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土司城員子時語。疑不然。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。

孔子如蔡及葉。

有華公問答

子路不對。沮溺唱耕。荷蓧丈人嘗事

上記云。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。凡子將往拜禮。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。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。有餧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。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。楚王不聘孔子。陳

絕糧。當在去衛如陳之時。

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。令尹子西不可。乃止。

史記云。書社地七百里。恐

此舉十七四有援興之歌。又反乎衛。

時靈公已卒。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。

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。

而冉求

爲季氏將。與齊戰有功。康子乃召孔子。而孔子歸魯。

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。而孔子

年六十八矣。有對哀公及康子語。然魯終不能用孔子。孔子亦不求仕。乃敍書傳禮記。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。

刪詩正樂。有諸大師及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。有假我數年之語。弟子蓋三千焉。身通六藝者。

七十二人。

弟子顏回殿賢蚤化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

十四年庚申。魯西狩獲麟。有莫我知之歎。孔子作春秋。有我罪

陳恒事亦在是年。明年辛酉。子路死於衛。十六年壬戌。四月己丑。孔子卒。年七十三。葬魯城北泗上。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。惟子貢廬於冢上。凡六年。孔子生鯉。字伯魚。先卒。伯魚生伋。字子思。作中庸。

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

何氏曰。魯論語二十篇。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。凡二十二篇。其二十篇中。章句頗多於魯論。古論出孔氏壁中。分堯曰下。章子張問以爲一篇。有兩子張。凡二十一篇。篇次不與齊魯論同。

程子曰。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。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。

程子曰。讀論語。有讀了全然無事者。有讀了後。其中得一兩句喜者。有讀了後。知好之。

者。有讀了後。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。
程子曰。今人不會讀書。如讀論語。未讀時是此等人。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。便是不會
讀。

程子曰。頤自十七八讀論語。當時已曉文義。讀之愈久。但覺意味深長。

中華書局據四
部備要本校刊

學而第一

此爲書之首篇，故所記多務本之意，乃人道之門，積德之基。學者之先務也。凡十六章。

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說，悅同。學之爲言效也。人性皆善，而覺有先後。先覺者，必故先覺之所，既學，而又時時習之，則所學者熟，而中心喜說，其進自不能已矣。子曰：學，重習也。時復思繹。說治於中，則說也。又曰：學者將以行之也。時習之，則所學者在我，故說。謝氏曰：時習者，無時而不習，坐如尸，坐時習也。立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樂，音洛。○明，同類也。自遠方來，則近者可知。程子曰：以善如齊立時習也。及人，而信從者衆，故可樂。又曰：說在心，樂主發散在外。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慍，糾問反。○慍，含怒意。君子成德之名。尹氏曰：學在己，知不知在人。樂者順而易，不知而不慍者，逆而難，故惟成德者能之。然德之所以成，亦曰學之。正習之熟，說之深，而不已焉耳。○程子曰：樂由說而後得，非樂不足以語君子。何慍之有？程子曰：雖樂於及人，不見是而無悶，乃所謂君子。愚謂及人而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子，名若。善事父母爲孝，善事兄長爲弟。犯上，謂干犯在上之人。鮮，少也。作亂，則爲悖逆爭鬥之事矣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與，平聲。○務，專力也。本，猶根也。仁者，愛之理，心之德也。爲仁，猶曰行仁。與，疑辭。謙退，不敢質言也。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。根本既立，則其道自生。若上文所謂孝弟，乃是爲仁之本。學者務此，則仁道自此而生也。○程子曰：孝弟順德也，故不好犯上。豈復有逆，理亂常之事。德有本，本立則其道充。大孝弟行於家，而後仁愛及於物。所謂親親而仁民也。故爲仁以孝弟爲本。論性，則以仁爲孝弟之本。

或問孝弟爲仁之本。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。子曰：「非也。謂行仁自孝弟始。孝弟是仁之一事。謂之行仁之本。則可。謂孝仁之本不可。蓋仁是性也。孝弟是用也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。曷嘗有孝弟來。然仁主於愛。愛莫大於愛親。故曰。」○子曰：巧言令色鮮矣仁。○程子曰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。則知仁矣。○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爲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傳不習乎。省恐其反爲去聲。傳平聲。○曾子，孔子弟子。名參。字子輿。盡己之謂忠。以實加勉。其自治誠切如此。可謂得爲學之本矣。而二者之序。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。○尹氏曰：曾子守約。故勤於諸身。歐氏曰：諸子之學。皆出於聖人。其仁愈遠而愈失其真。猶曾子之學。專用心於內。故傳之無弊。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。惜乎其嘉言善行。不盡傳於世也。其幸存而未泯者。學者其可不盡心乎。○子曰：道千乘之國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道乘皆去聲。○道治也。千乘。諸侯之國。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。敬者。主一無適之謂。敬事而信者。敬節以制度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蓋修用則傷財。傷財必至於害民。故愛民必先於節用。然使之不以其時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。雖有愛人之心。而人不被其澤矣。然此特論其凡存而已。未及爲政也。苟無是心。則雖有政不行焉。

胡氏曰：凡此數者。又皆以敬爲主。愚謂五者反復相因。各有次第。讀者宜細推之。○子曰：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眾。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弟子之弟。上聲。則弟之弟。去聲。○謹者。行之有常也。信者。言之有實也。汎廣也。衆謂衆人。親近也。仁謂仁者。餘力。猶言暇日。以用也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。○程子曰：

爲弟子之職。力有餘則學文，不脩其職而先文，非爲己之學也。尹氏曰：德行本也，文藝末也。窮其本末，知所先後，可以入德矣。洪氏曰：未有餘力而學文，則忘其職；餘力而不學文，愚詎力行而不學文，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，識事理之當然。而所行或出私意，升徂失於野而已。

○子夏曰：賢賢易色。事父母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，賢人之質，而易其好色。

身也。四者皆人倫之大者，而行之必盡其誠。學求如是而已，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，苟非生質之美，必其務學之至，雖或以爲未嘗爲學，我必謂之已學也。○游氏曰：三代之學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能是四者，則於人倫厚矣。學之爲道，何以加此。子夏以文學名，而其言如此，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。故學而一篇，大抵皆在於務本。吳氏曰：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，然辭氣閒抑，揚太過，具疏之弊，將或至廢學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後爲無弊也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重，厚重；威，威嚴；固，坚固也。輕乎外者，必不能主忠

信。八不忠信，則事皆無實。爲惡則易，爲善則難。故學者必以爲主焉。程子曰：人道惟在忠信。不誠則無物，且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者，人心也。若無忠信，豈復有物乎？無友不如己者。

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。過則勿憚改。勿，亦禁止之辭。憚，畏難也。自治不勇，則惡日長。故有過則當速改通，禁止辭也。友以輔，過則勿憚改。勿，不可畏難而苟安也。程子曰：學問之道無往也。知其不善，則速改

以從善而已。○程子曰：君子自修之道，當如是也。游氏曰：君子之道，以威重爲質，而學以成之。學之進以忠信爲主，而以勝己者輔之。然或者於改過，則終無以入德。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，故以過勿憚改終焉。

○曾子曰：慎終追遠。民德歸厚矣。慎終者，喪盡其禮，追遠者，祭盡其誠。民德歸厚，謂下民化之。其德亦歸厚。

下民化之，則其德亦歸於厚也。○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求之與？抑

與之與。之與之俱寧聲下同○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貢曰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

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溫和厚也。良易直也。恭莊敬也。儉節制也。讓謙遜也。

也。言夫子未嘗求之。但其德行是。故時君敬信。自以其政職而問之耳。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。未易窺測。然即此而觀。則其德盛禮恭。而不願乎外。亦可見矣。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。○謝氏曰。

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。亦可以遺德矣。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。亦可謂善言德行矣。今去賢八千五百年。而授之以政者。蓋見聖人之儀刑。而樂音之者。秉好德之良心也。而私欲害之。是以終不能用耳。○子曰。父在觀其志。父沒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可謂孝矣。

行去聲。○父在。子不得自專。而志則可知。父沒。然後其行可見。故觀比足以知其人。

尹氏曰。如其道。雖終身無改可也。如其非道。何待三年。然則三年無改者。孝子之心。有所不忿改也。游氏曰。三年無改。本謂在所當改。而可以未改者耳。○有子曰。禮之用。和爲貴。先王之道斯爲美。小大由之。

禮者。天理之節文。人事之儀則也。和者。從容不迫之意。蓋禮之爲證。雖

於和。不王以禮節之。則亦非真禮之全體矣。所以流蕩忘反。而必不可也。○程子曰。禮勝則離。故禮之用。和

凡禮之體。主於敬。而其用。則以和爲貴。敬者。禮之所以立也。和者。樂之所由生也。若有子。可謂禮樂之本矣。愚謂離而泰。和而節。此理之自然。禮之全體也。毫釐有差。則失其中正。而各倚於一偏。其不可行均矣。○

○有子曰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。

近遠皆去聲
○信約信也

義者事之宜也。復讐言也。恭致敬也。禮節文也。因猶依也。宗猶主也。言約信而合其宜。則言必可踐謹之於始。而慮其所終。不然。則因仍苟且之聞。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。

○子曰。君子食無求飽。居無求安。敏於事。而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謂好學也已。

好去聲。○不求安飽者。志有存而不暇及也。敏於事者。勉其所不足。慎於言者。不敢盡其所有餘也。然猶不敢自是。而必以有道之人。以正其是非。則可謂好學矣。

凡言消者。皆謂事物當然之理。人之所共由者也。○尹氏曰。君子之學能是四者。可謂篤志。力行者矣。然不取正於有道。未免有差。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。其流至於無父無君。謂之好學可乎。

○子貢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謂與。

七多反與平聲。○詩衛風淇澳之篇。言治骨角者。既切之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。治之已。而益求其精也。子貢自以無窮無驕爲至矣。聞天子之言。又知義理之無窮。雖有得焉。然未可遽自足也。故引是詩以明之。

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往者。其所已言者。來者。其所未言者。○愚按。然不切則磋無應。不琢則磨無所措。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。而不求造道之極致。亦不可驚於虛遠。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。

○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已知。患不知人。

也。尹氏曰：君子求在我者，故不患人之不已知；不知人，則是非邪？或不能辨，故以爲患也。

卷二十一 爲政第二

四章

子曰：爲政以德。譬諸北辰。居其所。而衆星共之。

共音拱。亦作拱。○政之爲言正也。所以正人之不正也。德之爲言得也。所以得人之不正也。

程子曰：爲政以德。然後無爲。范氏曰：爲政以德。則不動而化。不言而信。無爲而成。則守省至簡。而能御煩務者至寧。而能服衆。

○子曰：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：思無邪。

詩三百七篇。言三百者。舉大數。蔽猶蓋也。思無邪。魯頌駢篇。

之辭。凡詩之言。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。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凡言微婉。且或各因一事而發。求其直指全體。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。故夫子言詩三百篇。而惟此一言。足以盡蓋其義。其示人之意。亦深切矣。○程子曰：思無邪者。誠也。范氏曰：學者必務知要。知要則能守約。守約則足以盡博矣。經禮三百。曲禮三千。亦可以一言以蔽之。曰：毋不敬。

○子曰：道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民免而無恥。○道猶引導。謂先之也。政。謂法韁禁令也。齊。亦以一之也。首之而不從者。有別以一之也。免而無恥。謂苟免刑罰。而無所羞愧。蓋雖不敢爲惡。而爲惡之心。未忘也。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有恥且格。

禮。謂制度品節也。格。至也。言躬行以率之。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。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。又有禮以一之。則民恥於不善。而又以至於善也。二說格正也。書曰：格其非心。○愚謂政者。爲治之具。刑者。輔治之法。德禮。則所以出

治之本。而德又禮之本也。此其相爲終始。雖不可以偏廢。然政府能使民遠罪而已。德禮之效。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。故治民者。不可徒恃其刑。又當深探其本也。○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學。古者十五而入大學。心之所之謂之志。此所

而爲之三十而立。有以自立，則守之。四十而不惑，則知之明，而無所事矣。五十而知天命。天命不厭矣。

天道之流行，而賦於物者，乃事物所以當然之。六十而耳順。聲入心通，無所違逆。知之至，不思而得也。

不踰矩。從如字。○從隨也。矩，法度之器，所以爲方者也。隨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過於法度，安而行之，不勉

而中也。○程子曰：孔子生而知之也，言亦由學而至，所以勉進德也。立能自立於斯道也。不惑，則無所疑矣。知天命，窮卽盡性也。耳順，所聞皆通也。從心所欲，不踰矩，則不勉而中矣。又曰：孔子自言其進德

之序，如「者」聖人未必然。但爲學者立法，使之益科而後進，取章而後達耳。胡氏曰：聖人之教亦多術，然其要，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，循其序而進焉。至於一疵不存，萬理明盡之後，則其

日用之間，本心警然，下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蓋心卽體，欲卽用，體卽道，用卽義，聲爲律，而身爲度矣。又曰：聖

人言此，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，不可驟等而進；二以示學者當日轉月將，不可半途而廢也。愚謂聖人生知安

行，固無積累之漸。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。是其日用之間，必有獨覺其遠，而人不知者。故因其近似以自名，欲學者以是爲則，而自勉，非心實自聖，而

始。○孟懿子問孝於我。我對曰：無違。孟懿子，魯大夫，仲孫氏，名武。樊遲以發之。樊遲曰：何謂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生事葬祭，事親之始終

樊遲以發之。樊遲曰：何謂也？子曰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具矣，禮，卽理之節文

也。人之事親，自始至終，一於禮而不苟，其尊親也至矣。是時三家僭禮，故夫子以是警之。然語意渾然，又若不

專爲三家發者。

所以爲聖人之言也。○胡氏曰：

人之欲孝其親，

心雖無窮，而分則有限，得爲而不爲，真不得

爲而爲之，均於不孝。所謂以禮者，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。所謂以禮者，父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。

○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

武伯，懿子之子，名彘。言父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。

唯恐其有疾病。常以爲憂也。人子盡此。而以父母之心爲心。則凡所以守其身者。自不容於不謹矣。

○子豈不可以爲孝乎。舊說。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。而獨以其疾爲憂。乃可謂孝。亦通。

游問孝子曰。今之孝者。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。皆能有養。不敬。何以別乎。

○子聲去聲游。孔子弟子姓

言名偃。達。謂飲食供奉也。犬馬待人而食。亦若養然。與養犬馬者何異。甚言不敬之罪。所以深警之也。

○胡氏曰。世俗事親。能養足矣。狎恩恃愛。而不知真漸。流於不敬。則非小失也。

○子游聖門高弟。未必至此。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。故以是深警發之也。

○子夏問孝子曰。色難。有事。弟子服其勞。有酒食。先

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。

食。音嗣。○色難。謂事親之際。惟色爲難也。食。飯也。先生。父兄也。饌。飲食之也。曾

事親之際。惟色爲難耳。服勞奉養。未足爲孝也。舊說。承順父母之色爲難。亦通。

○子告子曰。告懿子。告衆人者也。告武伯者。以其人多可憂之事。子游能諭。而或失於敬。子夏能直義。而或多溫潤之色。各因其材之高下。與

其所失而告。其故不同也。

○子曰。吾與回言終日。不違。如愚。退而省其私。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

○子姓顏字子。孔子弟

子淵。不違者。意不相背。有聽受而無問難也。私。謂燕居獨處。非進見請問之時。及。謂發明平言之理。愚聞之。師曰。顏子深潛純粹。其於聖人體段已具。其問夫子之言。默識心知。觸處洞然。自有條理。故終日言。但見其不違。知愚人而已。及退。省其私。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。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。坦然由之而無疑。然後知其不愚也。

○子曰。視其所以。以爲也。爲善者爲君子。觀其

所由。觀。比視爲詳矣。由。從也。事雖爲善。而意之所從來者。有未善。

察。則又加詳矣。安。所樂。則亦不得爲君子矣。或曰。由。行也。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。

察其所安也。所由雖善。而心之所樂。

不違。知愚人而已。及退。省其私。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。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。坦然由之而無疑。然後知其不愚也。

耳。豈能久而不變哉。

○程子曰。在己者能知。窮理。則能以此察人倫。如聖人也。

○子曰。溫故而知新。可以爲師矣。

溫、尋、釋也。故者、舊所聞；新者、今所得。言學能時習舊聞，而每有新得，則所學在我，而其應不窮，故可以爲人師。若夫記問之學，則

無得於心，而所知有限，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，正與此意互相發也。

○子曰。君子不器。

器者，各適其用，而不能相通。成德之士，體無不具，故用無不周，引特爲一材一藝而已。

○子貢問君子。子曰。先行其言。而後從之。周氏曰。於既行之故告之。多○子曰。君子周而不比。小人比而不周。比此。○陰陽晝夜。每每相反。然究其所以分。則在公私之際。毫釐之比。和同驕^也之屬。常對舉而互言之。欲學者察乎兩間。而審其

思而不學則殆。不求諸心，故昏而無得；不習其事，故危。曰：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。五者廢一，非學也。

而不安。○程子
非學也。○子曰。攻乎異端。斯害也。

范氏曰：攻專治也。故治木石金玉之工，曰攻。異端非聖於無父無君，專治而欲精之，爲害甚矣。○程子曰：佛氏

人之道，而別爲一端，如楊墨是也。其壞天下，至
之言，比之楊墨，尤爲近理。所以其害爲尤甚。學

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○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爾則駁駁然入於其中矣

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○由。女晉汝。

子弟子姓仲字子路。子路好勇，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，則以爲知；所不知者，則以爲不知。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，而又有可知。

○子張學于祿。子張，孔子弟子，姓顓孫，名師。于求也，祿仕者之奉也。

故夫子告之曰：我欲女以知之之道乎？但所知者無自用之蔽，亦不害其爲知矣。况由此而求之。

閼殆。慎行其餘。則寡悔。言寡尤。行寡悔。祿在其中。

行寡之行。大聲。○呂氏曰：疑者所未信，殆者所未安。程子曰：尤，罪自外至者也。悔，

珥自內出者也。愚謂多聞已善，學之博，闕疑殆者，擇之精，慎言行者，守之約。凡言在其中者，皆不求而自至之辭。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。○程子曰：脩天爵，則人爵至；君子言行能謹，得祿之道也。子張學于祿，故告之以此，使定其心而不爲利慾動。若願聞則無此問矣。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，孔子蓋曰耕也。或在其中，惟理可爲者，爲之而已矣。○哀公問曰：何爲則民服？孔子對曰：

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哀公魯君名蔣，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，尊君也。錯捨置也。諸衆也。程子曰：舉錯得宜，則人心服。○謝氏曰：好直而惡枉，天卜之至情也。順之則服，逆之則去，必然之理也。然或無道以照之，則以直爲枉，以枉爲直者多矣。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禮也。○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。子曰：臨之以莊，則敬；孝慈，則忠；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，莊謂容貌端嚴也。

○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爲政？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。子曰：書云孝乎。惟孝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。是亦爲政矣。其爲爲政。書周書君陳篇，書云孝乎者，言古之孝如此也。善兄弟曰友，書言君陳，能孝於親，友於兄弟，又能推廣此心，以爲一家之政。孔子引之，言如此，則是亦爲政矣。何必居官，乃爲爲政乎？蓋孔子之不仕，有難以語或人者，故託此以告之。要之至理亦不外是。○子曰：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軛，其何以行之哉。說文：五兮反，輓音月。○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，輓，轆轤，橫木轉輓以爲牛者，小車轆轤上曲鉤衡以駕馬者，車無此二者，則不可以行。人而無信，亦猶是也。

○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。陸氏曰：也一作乎。○王者易姓受命，瑞一子張問自此以後，十世之事，可前知乎？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